

# 月色惠州

□曾 平

笔墨千秋，历久弥香。一千多年来，无数的文人墨客踏足惠州，面对惠州美丽的夜色，又恰逢难得一见的月夜，便有诗情涌动于心怀，诗句流动于笔端，挥毫泼墨，一泻千里，让诗留在惠州文化史的字里行间。缕缕诗韵日积月累，这座文化古城，从此成为诗香浓郁的月之故乡。

当我在迷人的星月之夜，轻轻推开夜窗，悄然窥见那阙月亮，绮丽清雅的月色，顷刻间洒在半城山色半城湖，便掀开月色惠州的华丽诗篇！犹见无数的诗人们，行走在湖堤江岸，吟诵在茶肆酒坊，那抑扬顿挫的吟诵之声，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随风飘响。

苏东坡的“一更山吐月，玉塔卧微澜”。牵来了西湖的第一缕月光。宋朝进士唐庚的“佳月明作哲，

好风圣之清。湖边得二友，夜语投三更。”使三更的西湖，月华似水，月色如霜，诗人兴致正酣。还有明代严州教谕叶萼的“画舫凝妆迷晓露，绮台连袂乱晴云。汨罗五夜随风月，直到咸阳楚楚君”。夜风轻荡五更，画舫绮台上空，依然星稀月朗。

清人萧萐葍的“西山下月未斜，玉苑塔前烟半遮。撑船竟到湖南去，秋在一枝红蓼花。”月将斜，雾已起，夜未央，兴未减。西湖的月夜，彻夜诗情洋溢。

放轻脚步，再往深处走去，惠州的每一座楼台亭阁，都带着诗意的闪烁和月色的炫光。

走遍丰湖，听明人邓时雨的：

“长江宛转入湖清，十里波光见月明。隐隐暮烟三岛没，漪漪流水两桥平。”明朝举人陈子升也在吟诵丰湖：“香风着草飘书带，明月生波濯

练裙。绝类钱塘歌舞地，罗浮仙寓下氤氲。”

再往前去，听清人黎应时唱荔浦风清：“西湖春半晓山青，内面风光人画屏。荔浦枝头犹挂月，菱溪波底尚涵星。”明朝诗人张萱唱湖光亭：“纤纤新月穿霜柳，贴贴香风折芰荷。为问六如亭畔路，香魂曾否复凌波？”

明朝女诗人孔少娘唱点翠洲：“西湖西子两相倚，湖面偏宜点翠洲。一段芳华描不就，月湾宛转似眉头。”清人祝鸿文唱碧水关：“古墙三面树交加，老屋红灯出酒家。云敛月明风瑟瑟，一潭秋水漫芦花。”

明人孙蕡唱栖禅寺：“鹤归华表添新冢，燕蹴飞花落舞筵。野草怕霜霜怕日，月光如水水如天。”

讲学于丰湖书院的嘉应才子宋湘的吟月诗，也才情横溢：“簇簇亭子近水楼，新种梅花一百头。四面青山三面水，两湖明月一中秋。”惠州才俊江逢辰的吟月诗，充满遐想：“明圣微茫报晓钟，栖禅于此证南宗。何人约罢前溪月，长啸南天第一峰。”

在明媚迷人的月色下，古人的诗兴随风轻扬。

明朝举人姚子庄唱留云亭：“层

层远黛六桥路，行人细雨鸟啼树。遥看大隐号留云，筑亭对月觞金尊。”

明人张萱唱湖光亭：“纤纤新月穿霜柳，贴贴香风折芰荷。为问六如亭畔路，香魂曾否复凌波？”

明朝女诗人孔少娘唱点翠洲：“西湖西子两相倚，湖面偏宜点翠洲。一段芳华描不就，月湾宛转似眉头。”清人祝鸿文唱碧水关：“古墙三面树交加，老屋红灯出酒家。云敛月明风瑟瑟，一潭秋水漫芦花。”

明人孙蕡唱栖禅寺：“鹤归华表添新冢，燕蹴飞花落舞筵。野草怕霜霜怕日，月光如水水如天。”

诵响惠州吟月诗，总让人回味无穷。流逝的岁月，带走了过往。大明的月亮，依然高挂苍穹。看今夜惠州的月色，是否更加皓亮皎洁？

祝福我们惠州人，在中秋夜——

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## 烟雨东江(十六)

□牟国志



罗浮山

叶瑞和 摄

## 那年麦收

□戚思翹

“麦浪滚滚闪金光……”一首老歌，将我再次拽回到老家麦收的繁忙场景。

故乡是个一马平川的沿海地，更是个诗情画意的鱼米之乡，每年种植稻麦两季。“草儿青，麦儿黄，风调雨顺根满仓。”进入农历五月，广袤田野，金色麦浪，一望无际。人们笑逐颜开，忙碌的身影如日月穿梭，整个村庄像过年一样喜庆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父亲总要来到田头，扔掉手中旱烟袋，眯着眼，将一挂麦穗扣于掌心，双手轻揉慢搓，吹去麦皮，手心里便留下了一粒粒碧绿的麦仁，晶莹剔透，圆润饱满，泛着绿光。捏几粒放嘴里，轻轻地嚼，细细地品味，满口清甜，似有一脉清流漾溢了他的味蕾，顿觉浑身舒坦。父亲开心地笑了，麦穗似的脸上绽放成“一朵花”：麦黄了，不愁吃了！

麦收，首先要做场（打麦场），在乡亲们常说的队场的地方。先翻土、破碎、平整，随后在离麦场很近的小河边，男人们用桶提水，妇女们用脸盆端水，一桶桶、一盆盆往场里浇水，整个情形像蚂蚁搬家，场面颇为壮观。没多

大工夫，麦场就被浇得湿透，等地面变干点就碾场。牛拉着一个大石磙，石磙后边还挂着一个圆形石磨盘，绕着麦场反复转圈，直到把地面碾实为止。再用泥磨儿一磨，直磨得光滑无缝无眼就成。泥磨儿就是石磙后边拖的小物件，制作简单，从地头折几枝带叶子的杨树枝，绑在一起，再糊上掺有麦秸的泥巴。待碾好的场地完全晒干，就能打麦场了。

成熟饱满的麦子，只待与镰刀相拥。鸡鸣头遍，父亲就被一阵阵麦香唤醒。他借着月光，开始磨镰。“嚯一嚓一、嚯一嚓一”，父亲专心致志地磨着镰。推拉间，镰刀兴奋地唱着歌，暗红的铁锈纷纷落下。父亲轻推慢拉，一次次让镰刀浸水、磨砺、擦拭，刀口逐渐变亮、变薄，直到光亮如初。父亲的眼里跃动着喜悦，他用布满老茧的手指试了试刀口，又迎着月光轻轻一划，那月光像被刀锋斩断，簌簌洒落一地。父亲手捧心爱的镰刀，悠悠地说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割麦，镰刀一定要锋利，割起麦子来才轻松利索。”

麦熟一晌，龙口夺粮。父亲

异常激动，天刚麻亮，他就拿起镰刀，踏着晨雾，步伐有力地站到麦田里，与麦子站融成一道风景。开镰日，镰刀闪着寒光，颤动着收割的兴奋。每年第一镰，身为生产队队长的父亲首先开镰。他习惯地往手心吐两口唾沫，弯腰跨步，左手拢麦，右手执镰，轻轻一挥。“刺啦——刺啦——”镰刀与麦子亲昵着，歌舞着，麦秆和麦根依依不舍……一镰一镰，一回一合，没多久，父亲身后便留下一大片空地和排立的麦把。

此时，一群“镰刀手”全副武装，分布田头。六月风，暖烘烘，麦浪滚滚，麦香飘飘。一株株成熟饱满的麦子，昂首挺胸，酷似农人笑脸。随着“刀手”们猫腰、马步，左右“开弓”，雪亮银镰在翻飞，金黄麦把在舞蹈，你追我赶，争分夺秒……转眼，烈日当头，火气直扑，挥汗如雨！真正是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”半晌工夫，大片齐刷刷站立的麦子，成捆成捆地乖躺在麦地里，一会儿就被强悍的男人们挑运至打麦场“脱粒”……

那时麦收，全凭人工操作，没有机械化设备。为了配合麦收，学校要放忙假。割麦通常于

半夜三四点钟开始，因这时的麦穗潮湿柔软，即便碰撞也不易掉粒，麦芒也不伤手。深更半夜，小孩睡得正香，却被大人吆喝起床，赶往田间地头。朦胧中，只能听到镰刀割麦子的“唰唰”声……

天亮了，该割的麦子也差不多割倒了，虽然饥肠辘辘、身体疲惫，但还不能歇，趁太阳未出、秸秆未干、麦穗未焦时捆成捆，减少麦粒的掉落。割倒的麦子全部捆完后，才可吃早饭。匆匆吃了早饭，大人挑麦，小孩拾麦穗。

现在的我，早已远离故乡十载，过起所谓的城市生活，却又那么想念乡村麦收，真的好想再体验一下麦收的场面！我曾无数次想象着故乡辽阔的麦田里，一群父老乡亲们忙碌的身影，里面有我的至亲。我的梦境里曾无数次出现：蓝天白云，骄阳似火，麦子傲立天空！哪怕是狂风暴雨，麦子依然直立向上，顽强地挺立在故土的田野上，一如故乡的父老乡亲。

听到布谷鸟鸣叫：“算黄算割，快割快种……”又到一年麦收时。老家大姐微信里告诉我，如今收麦都靠机器，不用花大力气，真的轻松得很呐！

## 宁 愿

□枫叶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“毒”，它不伤身，不害命，却能让人沉醉其中，无法自拔。这种“毒”，叫作“宁愿”。

如果能让我沉迷，我宁愿在雨中漫步，让雨滴轻拍我的脸颊，感受那份清新与宁静。雨丝如绸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，将我紧紧包裹。我宁愿在雨中，因为雨能洗净尘埃，也能洗净心灵。

如果能让我沉迷，我宁愿在夜晚仰望星空，让繁星点缀我的梦境。星星有点点，像是无数双眼睛，静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。我宁愿在夜晚，因为夜能掩盖喧嚣，也能掩盖孤独。

如果能让我沉迷，我宁愿在书海中遨游，让文字引领我穿越时空。每一本书都是一扇窗，透过它，我能看到不同的世界，体验不同的人生。我宁愿在书海中，因为书能丰富我的思想，也能丰富我的情感。

如果能让我沉迷，我宁

愿在音乐中沉醉，让旋律抚慰我的灵魂。音乐是无形的诗，它不需要言语，却能表达最深刻的情感。我宁愿在音乐中，因为音乐能触动我的心弦，也能触动我的灵感。

如果能让你沉迷，我宁愿是那首老歌，旋律悠扬，歌词深情，在你的记忆里回响，成为你无法忘怀的旋律。我愿意在你的耳边低语，即使这意味着我将永远停留在你的过去，也愿意成为你心中

的旋律。

如果能让你沉迷，我宁愿是那本书，纸张泛黄，墨香四溢，在你的指尖轻轻翻动，成为你灵魂的慰藉。我愿意在你的心中留下痕迹，即使这意味着我将被时间遗忘，也愿意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

如果能让你沉迷，我宁

愿成为你眼中的色彩。如果能让你沉迷，我宁愿是那杯酒，香气扑鼻，口感醇厚，在你的唇齿间流转，成为你舌尖的回味。我愿意在你的味蕾上留下记忆，即使这意味着我将被时光稀释，也愿意成为你唇边的余香。

如果能让你沉迷，我宁愿是那场梦，情节曲折，情感丰富，在你的睡眠中悄然上演，成为你心灵的慰藉。我愿意在你的梦境中徘徊，即使这意味着我将被现实唤醒，也愿意成为你梦中的旅伴。

如果能让人沉迷，我宁愿沉醉在这些美好的事物中，因为它们让你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我宁愿在这些“宁愿”中找到自我，因为它们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。宁愿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力量。

它让我们在平凡中发现非凡，在简单中发现深刻，让生活更加精彩，让我的生命更加完整。

半夜三四十点钟开始，因这时的麦穗潮湿柔软，即便碰撞也不易掉粒，麦芒也不伤手。深更半夜，小孩睡得正香，却被大人吆喝起床，赶往田间地头。朦胧中，只能听到镰刀割麦子的“唰唰”声……

天亮了，该割的麦子也差不多割倒了，虽然饥肠辘辘、身体疲惫，但还不能歇，趁太阳未出、秸秆未干、麦穗未焦时捆成捆，减少麦粒的掉落。割倒的麦子全部捆完后，才可吃早饭。匆匆吃了早饭，大人挑麦，小孩拾麦穗。

现在的我，早已远离故乡十载，过起所谓的城市生活，却又那么想念乡村麦收，真的好想再体验一下麦收的场面！我曾无数次想象着故乡辽阔的麦田里，一群父老乡亲们忙碌的身影，里面有我的至亲。我的梦境里曾无数次出现：蓝天白云，骄阳似火，麦子傲立天空！哪怕是狂风暴雨，麦子依然直立向上，顽强地挺立在故土的田野上，一如故乡的父老乡亲。

听到布谷鸟鸣叫：“算黄算割，快割快种……”又到一年麦收时。老家大姐微信里告诉我，如今收麦都靠机器，不用花大力气，真的轻松得很呐！

何浩天笑道：“兄台见谅就好。我们本是同根生，消除了误会，就皆大欢喜了！”

李彪道：“啊，误会已冰释，只是错过了前去惠城赔礼道歉啊！”

何浩天道：“不必远去惠城了，我三伯父就在山下一凉棚处，已经等候多时了。”

李彪不解地看着何浩天：“怎么这样？何不一起来呢？”

何浩天揶揄一笑：“我怕像我初来时，兄台不让座，二不看茶，言辞尖刻，脸若冰霜，还要将来人绑赴刑场。老人年纪大了，怕他受不了啊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李彪自嘲地笑笑，“嗨呀，贤弟，你还往兄长的痛处踩呀！我真是一草莽之人，现在能识点文、点字，全仗当年平东王、平南王闲暇时教我一点。在礼数方面我是很欠缺哟，还望贤弟多多包涵！”

何浩天大笑道：“兄台不必那么认真，贤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”

李彪道：“云影前辈既已到山下，我得去接他上来，一是当面致歉，二是重续旧谊。”

何浩天道：“好，兄台真是闻过则喜，豪爽真，愚弟随你一起上去。”

李彪大叫一声：“备轿！几位头领跟我一起下山，迎接云影老前辈！”

一会儿，轿已备好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往山下而去。（待续）

（接上期）李彪急忙插嘴道：“哦，当你也在场！跟你讲，那天我带了几十个兄弟在那，准备劫法场，后来见官府早有防备，戒备森严，担心吃亏，才没有动手。”

“是的，当年我八岁，你二十多岁，我伯父三十多岁。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，但对义军是拥护支持的，又有平东王这层特殊关系，他怎么可能去向官府告密，让捕快来追杀你？这是其一。”

“其二，何云彰经商之后，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、精明干练，使生意渐入佳境。又由于他为人真诚，急公好义，扶贫济困，因而深受众多商家的拥戴，才推举他当了商会会长。何云彰担任商会会长是在道光年间，而张联桂任惠州知府是咸丰初年了，你怎么能说他勾结知府，谋到了商会会长的位置呢？”

闻听此言，李彪脸上浮起一丝羞赧之色，喃喃道：“是……是啊，我没有想到，是我信口开河了！”

何浩天接着往下说：“其三，何云彰知道他的船和货是被你劫走的，不然我怎么会找上门来，但他并没有向官府举报。想想，凭着他的才智，又是如此大案，官府能不派人来捉贼吗？我看了看，你这山寨虽然也有些防守，但架不住大军压境，连日围困！可你看看，这些天过去了，官府有动静吗？没有，这充分说明，何云彰并未拿你当对手，而是把你当朋友，还在保护你，不然的话，你说他想把你除之而后快，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！”

“其四……”何浩天还要说下去，李彪已坐不住了，他站起身来，拱手道：“何先生，您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确实误会了何老板。这些年来，我霸道惯了，自以为是，容不得逆耳之言……嗨，差点错怪好人哪！”

何浩天闻听李彪如此说，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一颗心始放了下来。

此时，李彪像突然想起什么，看看何浩天，拱手道：“何先生，您说您是平南王的公子，何云彰的侄子，也是您自己在说，也没有人来此作证，我怎么能相信您，不要再犯轻信人言、自以为是的毛病！”

李彪一席话，让何浩天刚放下来的心又悬起来了！他想，李彪此话何意，难道他又反悔了，误会仍没有消除？

李彪补充一句：“您既是东江会党的后裔，难道不懂一点洪门的规矩？”

李彪这一点，何浩天一下子明白了！他站起身来，微微一笑，跨前两步，双手抱拳，按照洪门中的礼节向李彪去了个“歪子”，朗声念道：“日出东方一点红，秦琼打马过山东。身挂一双金装锏，五湖四海访宾朋。张良背剑访韩信，刘备关张访卧龙。只有兄弟无处访，特到贵寨访大兄。久闻大哥义气重，山清水秀来相逢。”

李彪听了，脸上露出笑容。他拱手回礼，也拉了一个“歪子”，吟诵道：“一根红线吊江中，未钓鳌鱼钓金龙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今日得见仁兄面，好似千里杏花红。”

这样一唱一和，是洪门会定下的暗号，素不相识者只要对出暗号，便知是同道之人了。何浩天虽不是会党中人，但他是何亚黄的儿子，周围又有那么多的会党兄弟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他对会党的行规、暗语及一些做派是熟知的，所以当他丢了“歪子”，又说出了暗号，李彪就知道他是会党后裔不假了。</p